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三

與胡樞密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

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

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後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復遣問即日溽暑共惟鈞候萬福霽雨連日晝夜

不止弊廬所占地最高仰

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

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弊廬一夕漫而為壑荆谿汗下可以想在君無所辱命

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

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後漢史云沉幾先物非庸衆之所能及也

遷徙一審紛紛及是必已安堵

注見前卷

僑居隘陋一

旦決然舍去千岩萬壑

注見前卷

左右照映卧北窓之

好風

注見前卷

望西山之佳氣

晉史主徽之傳桓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

比當相料理徽之物不酬谷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人生亦有一

適如此時乎緬想神宇脩然百躰堅壯過藥石之

功遠矣

酷暑弥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脩然粗

有生意方欲遣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

珠玉之側

衛玠別傳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爛然若明珠在我之側

朗然未映人

欣荷之私尚須登門以謝萬一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

反欣玩亡窮具審履茲涼秋鈞候萬福

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詣

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嘗往從之以所被

旨惟所過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

預焉某欲隨衆一往而廢錮中有強聒之嫌借合



當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  
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俟秋晚拜伏門下  
某請違未久又枉誨函况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郡檄報 中宮之計地  
遠奔赴不逮遂戴星後橫林官吏發哀製服三日  
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狀極草草

郡中報 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丹  
陽道上五馬餞于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  
繼領誨荅始悟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

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即日秋高共惟鈞候萬福

某風雨中野次八日節屋之下

周易豐卦六三九四豐其蔀又上六

豐其屋蔀其家注云蔀覆障光明物也

衣衾沾濕軀中益不佳矣調

護稍復小舟馳造

某投老作蠶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  
歆艷以為寵偶屬遷徙不即伏拜門下占敘感悰

尚恃眷恤察知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

晉史桓溫詣謝安值

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見謝安傳

某辱頌之厚當是賀厦一人之數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湯



沐具而蠟 初議繫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而大浸

如此南華真經云魚龍入室東坡先生秋陽賦云

必不見容少湏當具裝矣

即日秋暑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誨答審聞躰胖

禮記大學云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

鷗令築今復何如公微痾已去躰矣如煙霞痾疾

唐史田游岩傳高宗幸嵩山幸至其門游岩野服

出拜儀止謹樸帝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

泉石膏肓烟未易以砭藥除也一笑

秋氣益高唐杜牧之詩云南山與秋色色氣勢兩橫

山之下谿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為界而以拘係周易

隨卦上六拘不得後公一日之適梁仲謀梁尚書

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云當在展墓後尚恐遷延

即扁舟獨往矣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

萬福蒙諭以足膝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

有情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公杜門養恬

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可澄撓後漢史黃憲傳郭

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

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

汪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

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拘耶南華真經云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倭

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于項句贅指天陰

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躄躄而鑑于井

日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為恭而多事

心迹不相關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南華真經

云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忽拜使者於門函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教寵存慰薦加厚但以踈慢自訟而已語公省長

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賁衰

老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前漢史陳平傳家廼負郭窮巷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足以追聚星之盛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

報莫敘感藏之意也

自車騎改轅稚女從其夫遠官老懷自不釋然而

舍弟疾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召鑿而服仲謀所遺

藥遂良已曲蒙存省錄示祕方拜貺銘荷為肘後



之藏也

梁貞白陶先生肘後百方序云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

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細碎殊足申一隅之思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

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卑治畧為周備矣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

公側所謂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獨無韓公示

兒之句

韓愈字退之文集載示兒詩畧云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甲玉帶懸金

魚問客之所為魏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棊槩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洪慶善辨證云謂

李絳崔羣之徒也以紀新堂賓客之盛示兒詩云中領書堂高且新

又沐題品衰老感歎而已

即日履茲新春共惟鈞候萬福某中冬奠一望後

塵俯仰忽見歲換逋慢廢禮遂無以藉口第頓首

南向而已晉史潘岳石崇諂事賈謐望塵而拜

前日遣舟還麾下併致愧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

雨寒鈞候復何如樞密久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

免俗竹林七賢傳曰七月七日北阮庭中鋪陳莫非錦綉阮咸時鬚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

混於庭曰未想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南華真經曰小夫之

能免俗耳又勤省覽尚冀訾恕智不離苞苴竿牘

某以暑中苦瘡痂而苛痒不可耐爬搔次骨爬搔次骨



見舒父乃作痛意緒無聊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  
王詩  
言某築室正紛然本為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  
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此勞也

分貺龍焙絕品龍焙屬北苑東坡先生詞云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古珍泉謹

已拜辱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為第一義也益州

保唐寺無住禪師杜鴻漸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

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說名第一

出入世諦間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說名第一

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蒙師開示

實不可思議未敢烹試詰朝薦先而後飲其餘矣

親舊書信斗水直百錢渴欲死矣杜工部集引水詩云白帝城西

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

斗水何直百憂寬蓋用莊子斗升之水語也

安知

橫山主人吞雲夢八九而不帶芥於曾中乎前漢史司

馬相如傳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

吞君雲夢八九於胸中曾不帶介張揖注云帶芥

刺鯁也顏師古注云帶路公弼尹應天犯大暑

音雙介反曾本作匈命而去某以為不如据南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榮

也唐陳翰異聞集載淳于棼夢入蟻穴曰大槐安國拜為南柯太守而寤

橫山稍有郡人携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春秋左傳

襄公十四年傳南鄙之一經點化遂為冠世絕境

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三絕句上呈詩曰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峻嶒倚

半空幻出生綃三百幅遊人渾在畫



圖中○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  
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溜雨蒼皮四十  
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當公一笑詩無傑  
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抱時

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輒以橫山小詩繼衆作之後以發一笑按公文集刊行者已

載二詩而古風一篇不載今歸于此橫山堂詩古  
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並舍百泉通  
我公擅一壑層雲生盪胸放拂八極外坐驚兩腋  
風我我十二鬟半坐簾幕重脩眉新畫就一抹翠  
掃空欣對愜平生似為悅已容百金置酒地窓戶  
浮青紅高稜拄芴見採菊籬下逢坡陀經千丈橫  
絕垂天雄日麗鶯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  
往往載客從太白琢天功朱絃奏二終溪山久寂  
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轡係九戎焉知橫  
山下一榻卧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非熊勒石

頌中興澹臺雨穹崇西州歸謝傳東然公豈山中  
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之人爲蒼生疆起光輔中興功遂身退然後歸西

州晉書謝安傳有聞當與入西州門之句又外生  
州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弥年行不由西

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表東海左傳襄公

白曰此西州門遂悲感而去亦未晚耳功成名遂  
云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注云

太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

道之別紙論陶淵明晉史陶潛陳元龍三國志陳出處

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藿食者也而肝腦實繫肉

食者休戚春秋左傳肉食者鄙不能遠謀國語云  
晉董褐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云肉



民者無墨墨今吳王故嘗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

有墨墨黑氣也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秦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

策曰子無謂秦無人焉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糲

臨別授之馬糲欲示已所一從接待聞議論之餘

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也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杜工部集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東

坡先生云謂張鎬也用之為帝王師不則窮谷一

叟耳按唐史列傳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

大志元宗西狩鎬徙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帝還京

師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後召拜太子賓客

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在位

雖淺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龜潭家舍猥勤騎從存歿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

馬之塵為愧某自陪杖屨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

之歎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

為贈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邪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蒙示六秀書雖未

能盡讀敘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也  
某自去違墻屏念欲啓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  
就令持書詣門下而不敢勤報貺伏蒙遣介馳賜  
翰墨共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審即日鈞候萬福  
某蒙招喚幸甚得具小舟從公於谿上真入紅蓮



幕矣南史王儉以庾果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曰  
更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  
儉府為蓮花池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 與楊樞密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

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前漢史韓信傳李左車

之書顏師古云八寸曰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

咫尺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

遺馳心而已即日春寒共惟鈞候萬福某遭時多

故數蹈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前漢

去病傳亦有天得遂首丘晉載記燕王慕容暉出

幸未嘗困絕也獨有門牆相望千里無後接

不降而走之狀晞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

之墓尔說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

則首丘白虎通云狐奉臨書太息前漢史賈誼傳可不宣

執事宦成名立暫惕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

下百聞不如一見審矣他日宰天下前漢史陳平

使平得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為一代宗臣前漢史

宰天下何曹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

臣慶流苗裔盛矣哉顏師古云言為後世之所尊

仰故曰所冀加護茵鼎以佇廷告

某自歸田陶潛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不復

居城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公始居馬迹後遷西徐以安

餘命而老境日侵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台鼎之拜

否也四明洞天記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

故名四明在明州通日月星辰之光浙東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

在温明間有與晤語者否某幸而不死他日猶欲

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前漢史朱雲傳薛宣為丞

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後容問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

誨飭慰籍陳人南華真經云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注

云陳父蒙賜已厚比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

政路而訪問死生存錄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

不可言也即日履茲涼秋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

築室三間門以兩版面壁趺坐傳燈錄第二十八祖善提達磨寓止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別記云師居少林九年以觀

六十年之非樞密在廊廟餘光所照史記蘇代使於齊其茂謂

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錢買燭而子之燭幸有餘光卑栖俯啄無

復仰而四顧之懼日佇廷告亟躋宰福天下慰此



區區

唐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云夫鳥俛而豕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害已也

且猶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不可不知其所自耶

今世俗所尚以數造門為恭否則以數致書為勤

某伐樹削跡不齒於縉紳

南華真經天運篇云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

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中以文綉祗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

篋衍中以文綉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

眯物入目中莊子曰播糠眯目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

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

鄰是非其眯邪眯莫禮反

固不容輒登一時貴人

之門而寒温之間不出於東阡西陌

應劭風俗通云南北為阡

東西豈敢飾固陋之辭

然區區系心門下如抱飢渴與夫晨夕躬埽除

前漢史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

之得勃勃曰欲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

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進竿牘見前與胡樞密帖注

如世俗所謂文具者固有間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猖狂妄行

南華真經云猖狂妄行蹈乎大方

自墮於大譴大呵之

域尚復何言而哀窮悼屈

唐韓愈上兵部李異書云夫以閣下內仁外義



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不忍辱在塗塗唐杜甫長沙送李十一詩

云且有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又贈韋左丞云田子混泥塗又春秋傳趙孟曰武不才任君

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必欲援而出之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執事有惓惓不已之意某去公門墻二十年矣設

有舊惡論語云不念舊惡亦將隨數化而改况初無纖芥

但某年幾七十殆將何為某讀書見柳子厚不堪

謫辱唐史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

士博學宏辭科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封文韋執誼擢禮部員外郎對文敗貶邵州刺

史不半道貶求州司馬元和十年又徙柳州刺史十四年卒年四十九至欲自比於

### 躄浮屠病顙之駒而怨懟不已

唐柳宗元起廢荅云今茲是州起廢

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躄

浮屠中廐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屠道

者都邑之會有師師善為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

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屠有師道少而病躄日

愈以劇居東祠十年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

始學者與女釋者遂相與出躄浮屠以為師凡師

數百人日饋飲食時獻巾悅舉莫敢踰其制中廐

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曠無異伎磴然大耳以其病不得噬他馬食斥棄異皂恒少食屏立擯辱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舟以派江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可驪可林歸他馬巴夔卑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御夫盡歸然後敢持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遶嬉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遂指天為癰痔草木果旹不足全文見柳集三卷



置存亡得喪於其間柳宗元天說云彼上而玄者

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

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茲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

有怒乎天地大果茲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

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

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

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

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茲癰痔草木邪全文見柳集

第十卷 諛諛至老死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

故益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有望於當世之君子

也

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四

與路樞密公

公

四怡

即日秋序乍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

往謬遂掃跡滅影唐韓文公集上李實書於人間

矣敢圖恩舊存錄衰老貶賜誨飭開讀恍然鉅人

善乎不宣

即日秋高乍涼共惟鈞候萬福北轅遂弥月矣徒

御所次皆異時游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公羊傳

崙千里一曲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忽已揚塵因遣人與麻姑相聞麻姑

九曲入海

至自言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  
乃淺於往者會昔畧半也豈將復還乎陵陸平方  
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摩挲銅狄想復一嘆也後漢史  
者不知所由來也有百歲翁自說童昔見子訓賣  
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  
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咸陽鑄  
金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云魏黃初  
元年徙金狄重不可致因留於城南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卧護而一

方遺黎喜見漢官威儀

後漢史光武紀云更始將  
比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

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  
察一如舊章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  
勝老叟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當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

福以卒功名

大旆首涂又貶教寵高情凜然收錄陳人

注見前卷孰

如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屏居乏使令竟不

果想公置之度外也

與何樞密

三帖

溪上分違便欲遣狀省間寒温而公已登烏府

前漢

史朱博傳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渴又其府  
中列栢樹嘗有野鳥数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曰朝夕烏鳥去不來數月長老異之類師古  
注云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旋領  
樞要區區之喜固異於常人而不敢恃一日之雅



輒以罪戾姓名徹聞於廊廟所冀高明必諭此意  
即日冬序晴寒共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竄迹一涯  
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

年七十矣况未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前漢史

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

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祖謝安國

笑曰公等足與無復他望尚冀因來訪問生死亦

足以為衰老之榮治乎卒善遇之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論語

忠信行篤敬雖故今復有此命屬此隆冬乘單車

後漢史張綱為廣犯初寒書洪範云絕大漠前漢

去病傳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折衝口舌之

將所獲葷芘之士約輕賫絕大漠必有神物護持之助某

間文選九錫文折衝注云必有神物護持在

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白樂天謂張燕公詩在

資政書言公近有家嗣之戚子也共惟情鐘晉

與莫內翰名儁字壽朋

衍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

何至於此衍曰夫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悲慟奈何某猶記公在冊府時穆天子傳曰天

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先王之所策府注云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為

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故秘書亦謂之為策府焉者已勝衣矣享壽今

年四十許而遽棄盛年何痛如之且當抱孫禮記抱孫

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以慰目前勿過戚戚也

韓文公集載為潮州刺史謝上表云戚戚嗟嗟日與死迫

董德又傳送問遺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具審

春和台候萬福某老來馱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

庖南華真經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益復多事以故竿

牘不獲時至燕几及是遣報亦復匆匆不宣

比聞畫闕印本舍旁印本地手種花竹印本遂移

春入壺中矣後漢史費長房為市掾有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

莫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

房明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王堂嚴麗酒肆肴盈衍其中云又聞過崑山

少留從德象虎丘之遊吳郡圖經續記云扁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與越春

秘越絕書皆以為闔閭所望有金精之異故名虎丘晉王珣山銘云虎丘先名海涌山又云山大勢

四面周嶺南則是山徑西面壁立交林不克陪燕

山合非降窈窕亦不卒至蓋得其實云不克陪燕俎一歡之適甚恨謙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



然無以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合鬻禮曰共

合鬻而醕所以合謂已獲麟左傳西狩大野對孫

以為不祥賜震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

云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謙仲

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云謙仲

云尚擇壻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唐杜工部

云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

昏曉盪層生層雲決皆入飛鳥會當臨絕頂一覽

衆山殆謂此耶一笑五經通義云泰山一名岱宗

岱宗者代也東方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岳之

長撫遺云歐陽永叔嘗曰今人呼妻父為岳公以

泰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峯又

呼丈母為太水不知出何書也

去夏屬疾繳繞一時比聞橫山計之一日而陳氏

妹之夫亦逝去父病方間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

掇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入橫山少留陽羨

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拜厚貺皆不

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

佛舍吳郡圖經云慧聚寺在崑山縣西北三里馬

鞍山孤峯特秀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昔高

僧慧嚮梁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為侍感致神

人致力為殿基延袤十七丈高丈有二尺巨石轟

然其直如矢非人力所成凡三具舟皆不果行及

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踈斥之罪即日伏惟台

今山亦不...

候萬福董郎携婦看翁媪云内翰遣介行且至矣  
亟草一紙属德父以竢不宣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厭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

扉雞犬上屋唐張籍永嘉行云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虜

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旌旛而雨脚猶未斷唐杜

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牀牀如西徐最高印殆

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戰國策云智伯結韓魏伐趙三國

欲懸釜而炊矣分兵來晋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因舒軍而圍之决晋水而灌之圍晋西樓之勝爽

塏不受暑唐杜工部集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昔塞

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隘見一卷與葉而東堂

雄深亦不惡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見前

張良傳贊

别去夜泊泖音卯口吳郡圖經云三泖在華亭境陸魯望詩云三泖涼波魚鮑動五

茸春草迨曉乘便風挂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

闔閭城已在望中矣吳郡圖經云吳王闔閭委計於伍子胥使之相土嘗水象

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開孤舟獨

行大澤葭葦中竟日不逢一人萬一雲霧晝晦風

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書属海盐



便介已登凡案否即日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次

閩門吳郡圖經曰吳王闔閭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其西曰閩門者象天門之有閩闔

也日正中暑甚遂移舟虎丘少惕劔池上吳郡圖經曰舊

傳秦皇求劔地裂為池太平寰宇記云山澗是孫權所發以求闔閭寶器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故謂之千人坐

生公講法得名因需一夕之涼而諸瓢全至袖中出

紙求字者數十輩殆欲腕脫唐史蘇頲傳云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

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旁勞勉良苦某荅曰所謂纏倒藤矣俗諺有倒被

之說故東坡先生贈杜介詩云問禪一笑遂別還不歸舍屢為瓠壺繞可謂微婉矣

舍未幾瘡痂大作遺狀草草不宣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

之誠意具載於此矣公文集載翰林莫公內外制序云政和二年春徽宗策

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

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鄉二

奏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庭徽宗

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

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

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播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已斥公子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程公者皆嘆異之余一日過公公出



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予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是以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瞻思致逸發落筆千言空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見上意有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札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踰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

之纔數日禁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制詞准例當為中書為公書首云

之歲累辱戒諭遂不敢留今併納上按公與叔詣兄內翰帖云

制詞索序引無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某只乞門狀紙百番戒一吏真書大字見賜是也

自余郎罷官後屬德父屢矣至是方能遣送不敏

愧恐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溷多矣吾顏

其厚耶開元天寶遺事進士楊先遠于謁不知方耻時人以爲慙願厚如十重鐵甲也



侯暑退稍就筆專馳一介看候又貶誨函省顧之厚喜慰當如何制草得觀一時候王將相出處之故至於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留於此他日持送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二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三

與宮使李尚書名擢字德升

尾十二帖

公辭郡甚善龔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

臣以文法宣帝許之前漢史循吏傳龔遂字少卿

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各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

遷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適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翁然盜賊亦皆罷今日從臣守彫郡必度外有所

為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揺手舉足便噉齧為崇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向來驛使致問遺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携與俱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存具審春序寒燠未調台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一麾南來詩話云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

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誤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年贈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為吏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為故事解后一見而不能得但時想見風神於落月照

屋梁之時也杜工部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曾宏父名惇時為台守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詳見天台

君詩然德爵之尊孟子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德則莫

有出公右者又示長短句二解樽俎風流追繼前

修想寓公不復賦式微矣毛詩式微篇序云式微黎候寓於衛其臣勸以

解



歸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某嘗  
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据虎背而

坐而使道傍人指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千

里一笑東坡先生答范景仁書云聊尔信筆以發千里一笑

某初欲倚公為東道主後漢史光武謂耿弇此是我北道主人從後

騎一覽赤城之勝洞天福地記云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回五百里名

上清玉平之天即洞伯真人所理葛仙翁煉丹得道之處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又

靈符會稽記云赤城山色皆赤狀似晨霞故孫綽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顧以世議

迫隘連墻不相請謁尚恐不免千里命駕晉穆康與呂安

友善每一相賦世驚愚必不見赦南華真經云聖人之所以賦天下

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坐此阻闊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竦奉手誨具

審春暄台候勝常目青小間否音音所景反說文云目病生翳

青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居如齋無聲伎之

奉以陽攻陽秣益病耳非徒無益也本草石鍾乳味甘溫母毒

陶隱居云出始興名山石洞唯通中輕薄如鷲翎管碎之爪甲中無鴈齒光明者善又云丹砂味甘

微寒益氣明目生符陵山谷孟子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吳守報罷曾宏父必已詣郡學問文采守賢喜事



家風凜然遂有與晤言者章掾蒙推獎漢史云蕭

何為史書掾渠依青龍婦家富人陳氏吳郡圖經續記

龍鎮人莫知其得名之由或云因船得名更信哀

江南賦云排青龍之戰艦南史楊素伐陳以舟師

至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

楊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擊敗之則青龍者

乃戰艦之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耳趨台時其婦

也蓋昔昔曾置船於此地因名之耳趨台時其婦

懷妊陳媪前漢史高祖毋媪文頡注曰幽州及漢

反類師古注云媪女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前漢

老稱也孟音是也戚傳霍光妻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度當至宮下王

十死一生類師古曰免乳產子也前漢史韓信傳云信至城

孫不能自食固應爾耶前漢史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

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更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更

望終賜游揚諸公間前漢史季布傳曹丘生曰使

美乎俾遂寸進區區之叩僕游揚足下名於尺寸顧不

奉誨存大慰瞻仰即日歲晏寒令浸嚴共惟台候

萬福某老境衰殘夏秋感疾在膚革間雖不至卧  
病而塊然危坐一榻之上奄奄彌昔殆不知有身  
世也一女弟新寡前漢史司馬相如傳云諸孤呱  
呱書益稷篇云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注不能赴揀  
冬至後方往視之遂由徑入荆溪論語行奠橫山



公居橫山舟回詣城府親舊挽留涉旬而後返方

歲窮禮記月令云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塞向之時毛詩國風

云塞向瑾戶注云向者比牖也為此者備寒也扶憊衝寒杜工部詩云山

吊死問疾殊不獲已耳比澤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遂首丘注見前注而公亦安

於閑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唐韓文公集東方未

明篇云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尔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

睽雞三號更五點王直方詩文發源云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道潛云故人

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薛云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黃門送退翁

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學者尤多用此曾宏父儒

雅醞藉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諒無泥中之嘆

式微篇已見前注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闖盜未靖之故福

唐大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乃

翁一部鼓吹也南史孔稚珪字德璋居宅盛營山中

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

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不及此晏有慙色

分達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區念德炯

如皦日也毛詩云謂予不即日春寒台候復何如

某聞公苦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卒用菊花芫

辛之厲本草云菊花味苦甘平無毒去風眩腫痛

目欲脫淚出又云芫芫味辛溫無毒主風

入腦目淚出其葉名薜蘿又云細此等公未嘗入

口唯有瞑目跌坐存神守氣楚辭遠遊云一氣可

不藥而愈也冬溫如春令禮記月令云季冬行春

疾村氓無遠慮質賣裘褐一空而層冰積雪過於

窮臘楚辭招魂云層冰飢疫相仍更有可慮者所

冀慎疾論語云子之以益壽福東坡先生與陳師

所慎齋戰疾

相之錄近詩見遺讀之竦然詞句溫麗東坡先生

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不見圭角唐韓

放奇險則過之溫麗靖深不及也

文石鼎聯句云正似其為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

磨礪去圭角

兄弟為可為公賀也舉之謂當一過婦翁晉史衛

寶持號玉人故時語曰可冀邂逅竟不如所料似

聞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藉藉在搢紳間又何必

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使臨枉誨飭具審履茲冬序台候勝常某聞公苦  
赤目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鑿

重白



療率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脾不能食雖少壯者亦  
難之公年幾七十寒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  
障翳如書所云也近見一醫療王剛中刮瘻如神  
聖藥經云如目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即以金  
篋刮其眼瘻又唐杜甫秋日夔府詠懷云金篋空  
刮瘻鏡象未全痊知公訪兩醫亦妙手日佇藥喜注見前慰  
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徙避猶未復也鄉州上田已  
槁死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與山間與杭湖相接連  
處徃徃漂沒比省妻母之喪至餘杭道中猶有浮

查在高樹如柳儀曹所云也

唐柳宗元集雨晴至江渡詩云江雨初晴

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江頭水落村

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查二字通用天台並海

亦復爾耶

海錯豐餉方移家拯溺之初又為公此費拜貺殆

不皇也筆三十枚并小牋三百謾馳上微贄可當

一笑耳女子初苦痰飲初不料至此方夕痺厥竟

不能出一言而去設有宿識不過託其夫與子耳

李郎尚待遠次必占去就於酒醴之間敢忘設也

前漢史楚元王交傳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嘗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

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  
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  
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  
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  
卒文帝乃以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  
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初元  
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設  
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  
卧申公曰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與今王  
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禮吾三  
人者為道之在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人胡可與久處豈謂區區  
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李學士謝孫高書卷之四  
與張尚書登字堂如  
五帖

茂嘉遣騎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寵衰晚

之意即日履茲歲端共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

見三卷楊故入方居天上雖榮悴了不相關而聲

氣之求易乾卦同聲相不聞喧寂幸甚過望不可

言不宣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兵與賦而已屬者南北

解仇上下戢兵姑為息肩之計趙臺卿云嘗唯高

才獨當天下之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為國用之大

蠹如三省吏祿有一輩請十七色錢者諸將之兵

或淪於異域或去為盜賊或死於兵火無慮數萬



而名籍不除馳坊車營務無一車馬而廩於官者

千餘輩如學官書局禮樂之司尤為不急版曹坐

視太息莫敢誰何故於謝表具言其事公謝戶部尚書表云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參榮入座之懸

中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治邦內經之費任土

足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悅新厭故遂底

魴魚頰尾之害馴致羊獯首之妖萬乘蒙塵不

備純駟羣氓擠壑不捺羨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

願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

空文三省之司在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

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冊

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畫墁浮食在宣和固已如

此至建炎血又甚焉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弊之

原何以言凶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願如臣者自視

缺然智力以窮憂責弥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

嘗欲奮體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

小人妄作之凶茲啓伏遇 皇帝陛下親臨諸將

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媯黜聚斂

之臣揀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閱茲邦用深軫聖情

夫何么麼之姿亦預揀求之數苟操刀而立斷物

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絃而 庶幾朝廷解絃更張

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前漢史董仲舒傳仲舒對策稱孔子曰腐朽之木

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汚也今漢繼秦之後如

朽木糞墻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

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切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

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少寬徵歛

之急省書有不自專之語唯 某能識公此意也



某  
久安窮陋雖不相聞而一肯名德中外所向固

不必尺書啓問而後察也即日冬序早寒共惟台

候萬福某妻母年幾八十得疾臥山間不獲已扶

憊一詣而寓舍在境中小舟由徑若販夫賈豎逃

免征輸不敢踐冠蓋舟車四達之路東道主乃平

生握手之舊望之若霄漢然匿形避影浹日而反

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向傳進端殿踐樞省豈唯區區喜可為天下賀也

久之乃聞尚留京兆侍從久次僉論所屬固自應

尔况如白首故人尤有望於綈袍之舊史記范雎相傳

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

服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

也雎前曰得過於魏相固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叔曰臣為人庸貧須賈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為須賈御入秦相府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

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問門下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謝罪雎曰公

之所以下得無死者以綈袍也然冲天之羽必在三年

不飛之後也  
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諸侯

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親情桐廬簿惠曄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葬其祖曄欲一歸視其塋輒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檄至常旬月間復還官次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不得輒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與胡尚書 名交修字已茂

六帖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

僉屬 公文集載行狀云已茂常州晉陵人建炎南渡公與從子世將者相繼起更掌內外制同

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縉紳歆艷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暑溽共惟台候萬

福 某方伺馬首之東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

見記存之厚樞省虛位佇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宣

某用新舊麤細雜木築一室歲前當入居之聞公

大木數千章 前漢史貨殖傳云木千章竹竿萬箇方自儀真來而召

節已行矣昔白公丹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

至殆此類也 白氏長慶集同微之贈郭虛舟詩云簡寂觀鐘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梁

繁人候遂參差萬壽觀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姪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間陰隙不可移藥竈

今日敗詔書明日追

王堂視草

金坡遺事云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縑二幅每字徑二尺餘淳化二

年十月賜學士承旨蘇易簡時上謂宰相曰他日

為翰林中美事也今龕在玉堂前楣之上劉元城

先生語錄云且如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

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署蓋此四字出

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署在其側李

尋待詔詔黃門故云久汚王堂之署至英廟嗣位

乃命徹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二字復勝

院門云沈存中筆談云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

草制則具衣冠搦而坐今金華進讀前漢史翼奉

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傳曰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離宮又無

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是也

極儒者之榮樞庭黃閣

漢魯儀曰丞相自此超進

且佇非常之聞也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

已茂老成持重擢居要津唐杜工部集上韋左丞詩云立登要路津可

為朝廷慶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

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國門即遂扣謁

錢塘報聞亟解去更聞委書勞苦嘗草草具卷矣

比還山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方小定不嗣

音非敢懈也即日共惟台候萬福聞會稽回祿左傳

鄭子產襮災於玄冥回祿玄冥水神也回祿火神也居第不至驚擾否北扉

代直注見九卷行且即真注見西卷遂登政路庸

錢舍人帖



慰延望

公行狀云兩除詞掖三侍經惺亦入翰林為學士云

比聞榮躡八座

公行狀云紹興三年召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侍講兼兵部尚書

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

秋暑不審台候何如少意德發

孫朝請字德發學博而行

高父安閑散去年全真

張參政名守字全真

薦比叔詣

孫翰林名

近字叔詣

又薦之德發云與公布衣之舊特未也故不

能無望豈非一鳴驚人必在三年之後耶

史記淳子髡說

威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

今因其行輒草草上狀

與致政楊尚書

中脩

二帖

別去彌月時奉誨飭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

上衰老廢學技止此耳

唐柳宗元集三戒黔無驢虎見之以為神他日驢一

鳴虎大駭遠遁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目驢

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

大意言

類篇集韻數巨公更兩朝而能成公因之作類例

啓悟後學又以公平生大節附見一二致夙昔向

慕之意

公集載切韻類例序云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類師

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於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

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鏡家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秦賦夸苑固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計賦奏天子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載後班孟堅剛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古字而世溺於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其鮮至有伏獵侍郎即弄麀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趨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躡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霓一語文从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楊公博極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崇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史

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諫排恨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供奉官進閣門祗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樂與學者共之昔宋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別戶分著為十條為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與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云

新書聞季高

劉侍郎名岑字季高

已為鏤版序引容少紓思

納上第留一兩版見待不嫌少緩也小兒蒙期待



之過衰老追懲往請但欲教咸耳一笑前漢史陳萬年子咸

年十八以萬年在為即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

牀下語至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注云調古諂字

與張侍郎名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

異時窺見一斑晉史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因知公不在餘子之

後後漢史禰衡傳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

數也分別俯仰二十年恍如隔世而貴名暴白又如

青天白日在十目之上也唐韓愈與崔羣書云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

瑞青天白日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又禮云十日所視即日冬序晏溫前漢史郊祀志

云汾陰得鼎以禮迎祠至中山晏溫如淳注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

台候何如某潛深伏奧姓名不復至公卿之門如

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

累幅為禮也

自公冠殊科旋躋禁路而某已除籍為民前漢史魏其侯

竇嬰不好黃老太后怒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遂不相聞厲者就聞雖大

鬱群望而進道益德盡閱天下人物於無適莫之

中語里仁云無適也他日進服大寮如梓人之用



群材唐柳宗元梓人傳云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明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方圓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其後京兆尹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就執斧斤刃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頭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用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此也全文見本集二十卷

豈復僥

倖於一試願以餘年向盡恐不及見功名之盛也  
○每得參政兄書張參政名守字全真未嘗不嘆服高致也  
賢者或仕或已自繫公道通塞喜愠固不在我也  
語公治篇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江表氣候不齊所冀為斯文尊生自厚以佇亨復

南北阻絕瞻溯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

候萬福盛名之下唐史房琯贊云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

副則訾咎深四海所瞻翕而後張老子微明篇云將一欲翕之必固張之一

飛九萬其孰禦焉南華真經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  
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  
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去以六月 馳頌之私朝夕以冀  
息者也

參政兄諸郎晨夕侍談燕子韶存記衰老每挂齒

牙之論 宋史謝眺好獎予人才士子齋名 區區愧

謝遂草一書占敘感踪重厘賜報圓緘累幅高辭

偉麗健論英發無左官戚嗟 易離卦六五出涕不

偶之嘆讀之竦然汗出別後學力乃至此耶拜賦

彌月開闔百過字欲漫矣猶未忍藏之十襲中也

某塊處窮陋追訟昨非 陶潛云覺今 凡平生一言

一動皆招尤速累之根本年來稍從事佛書拊卷

悵然如見舊國故都至于感涕 冲虛真經云燕人

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詒之指城曰此燕國

之城其人愀然改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

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隴曰

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

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 意謂

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意謂  
向上路不在文句中 唐裴休黃蘗禪師傳心法要  
印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又幽州盤山寶積禪師示  
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而所閱桑門 僧之稱也 千百輩無可晤語者子韶當是

箇中人又相望數千里無從樞衣一望下風

傳燈錄益

州保唐寺無在禪師得法於無相大師杜鴻漸問

師頃嘗駐錫于此而復何往耶曰無住聞老師居

貴封大慈寺遠來第笑此佛堂空空其無有也傳燈

樞衣忝預函丈云

錄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遇百丈

開悟却回本寺受業師一日澡身命師去垢師乃

拈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師回首視之師曰佛

雖不聖且能放光又論語子罕篇云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汾州無業禪師聞

馬祖禪門最盛特往瞻禮馬祖觀其狀貌瓌瑋語

音如鍾乃曰巍巍

佛堂其中無佛

### 與周侍郎 字表卿

### 九帖

歸宿田里

東坡先生與陳輔之帖曰萬里海表不

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前漢

書循史傳序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榮悴殊塗易係辭繫曰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

憲只有望塵之嘆晉書曰潘岳與石崇誦事賈謐

每候其出與崇等輒望塵而拜

即日冬寒台候萬福某餘年向盡志節衰落皆非

故我東坡先生答李端手書云足獨有衰暮思故

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友此心炯炯杜工部集偈及行徒步翻愁官長怒

此心炯炯君相識又奉贈李八丈判

官詩云炯炯更持久不宣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

公佐小邑於宜黃先生文集載撫州宜黃縣丞廳

記曰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

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以尚書員外郎參詳貢舉

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



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闕寺宮伯  
持楯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豔以為寵明年太  
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  
乘輿幸江淮區內倣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  
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孜孜奉職澹然無幾  
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云

見於頰面及從公議稍申入踐禁塗進小宗伯

先生

文集載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廷俊墓銘云廷俊  
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

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行且  
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為方伯

大用而雅量潭潭晉史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安徐曰如此將不見小  
何歸耶舟人以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

異大不榮小不辱來不拒去不追真一世之標表

潭

也東坡先生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宰相韓琦  
也嘗稱趙公真人世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辱餉蜀牋奇甚謹以下拜左傳曰王賜齊侯  
胙對曰敢不下拜豈應

忽忽點汚也王介甫次韻酬王微之贈池紙詩云  
忽忽點汚亦何忍嘉賜但覺難為辭

遣介時初欲薦微贄王篇云贄收利反而公鼎貴  
執王帛也亦作擘

前漢書廉衡傳昂來字注服虔曰鼎猶言當也應  
劭曰鼎方也顏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傳鼎盛  
義亦同不敢恃平素觸冒及是拜賜茲見存省之厚

他日亦不復自問外也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即日殘暑台候萬福公方

處顯分領劇曹前漢書食貨志曰外遣御史建尉  
正監分曹顏師古注曰曹輩也分

輩而出使也四方之使持書闈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

篤不忘雅故前漢書劉澤傳曰今呂氏雅故占詞累紙輸寫臍臍

祗如在宜黃時何其大耐官職如此也反復厚賜

但極嘆仰不宣

自公領三銓唐制選部列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

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

一為東銓銓各有印洗手奉職道碑云公為監察

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如在宜黃時先生文集

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如在宜黃時載撫州宜

黃縣丞廳記曰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

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創疾塗炭之餘無屋廬以

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

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籓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

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鮮宏毅深

博不見愠喜殆未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也治跡

藹然人人蒙賴矣某頃常居此官先生文集載謝

直學士院長承流支郡方切在省之除擢或選曹

更代北葬之直隴恩深厚省已凌兢臣聞虞書三

載黜陟之文周官群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

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是

也條格前漢書循吏傳曰以與化條頓師古注曰

凡言條者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只在群胥佩囊中意所予奪郎吏不能措一辭於

其間史記孔子世家曰筆則筆削但仰屋嘆喟而

已王篇喟子夜反廣雅云喟喟鳴也

日竚南轅具小舟郊見屬聞嚴召倍道馳去欲寓



一書亦不及殆是交一臂而失之也大暑其惟台

候萬福某歸田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十五年安於

所習杜門面壁注見三卷以盡餘齒第未有見之

日祗益惆悵不宣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閭之望戰國策

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神明擁衛

按節前漢書子虛賦曰按節未舒也來還朝登禁門

持橐入侍前漢書趙充國傳曰安世本持橐簪筆從

備預問或有所紀也穎師古注曰橐簪筆插筆於首也暮歸

田舍前漢書原涉傳綵服而趨藝文類聚載列女

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靠取漿儒

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尚冀厚自持以竚參樞之拜

○比上問審已關聽前漢書侯幸傳關說穎師古

亦如行者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

舉亦儒學之至榮但南渡已還晉方士戴洋白洛

渡人物凋謝文詞骯髒見臨安非公在場屋時比

也然一經題評便為世準後漢許劭好覈論人物

俗有月旦評當復少變乎瞻見末期為斯文重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胡令受代從妹將雛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

矣公為力取漕臺一章比趨銓曹注見五帖更蒙主張

莊子曰孰主張是無復留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逢

之異他日當銜環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

為螻蟻所困寶愍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

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

哀鳴逸室數日乃去尔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

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鴟梟所搏蒙

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往極以悲傷以白環

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於此遂絕

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吐珠以報搜神記曰隋侯

賜生履四世為三公焉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區區空言何

足論訓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五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